

叫父亲有时太沉重

谢新彪眼中的父亲谢高华



▲上图：谢新彪（左一）与父亲谢高华合影。右下图：哥哥谢林海（左一）看望参军的谢新彪。
左下图：1977年，母亲方松卿领着四名子女拍了一张全家福寄给参军的谢新彪。受访者供图

们居然收到了这个旅行袋，她还看到了儿子写的遗书。遗憾的是，现在这些东西已经找不到了。

连续20多天的激战之中，谢新彪既想家人又怕他们惦念自己。一次，恰巧有一位战地记者采访，他赶紧在一张卫生纸上写下几个字：“父母亲到今天为止我还活着”，并写上家庭地址请记者帮忙寄回去。

母亲看到这封信，才知道儿子上了战场，忍不住担心地哭起来。谢高华也被感动了，一边感慨军队纪律严明，一边做母亲工作安慰她。

战事结束后，谢新彪被选送到南京高级陆军学校深造。他提前给父亲写了一封信，告知自己要去南京军校报到。他特别想在火车站给父亲一个惊喜，能和家人见个面，哪怕站台上看一眼也行。由于事先不知道坐客车还是军列，也没有其他通信手段，列车途经衢州停车时，谢新彪在站台上没看到家人，当时心里特别失望。

后来父亲的秘书告诉他，你爸为了见你一面，专门派他跑到火车站找站长打招呼，问有没有这个车次，火车到站一定提前通知他，他想见一下儿子。

“听到这话我心里特别激动。虽然当时没有见着，可证明我心里有我这个儿子。不管小时候把我放到农村也好，大了靠自己当兵才能离开也罢，有这份父爱就足够了！”回想第一次感受到父爱时的情形，他哽咽着说不下去了。

谢建彪的妻子章亚玲，则向记者透露了当时另一个细节：谢高华接到车站的消息，急着要去见儿子新彪，谢凤也嚷着去看哥哥，跳上父亲的吉普车，竟挨了谢高华一顿训斥，说公司的车不能随便拉家里人，本来也急着想看上车的建彪，听到这话就犯起倔脾气，硬是一口气跑到火车站的。

“县委书记家里没有自行车”

与12岁就开始当长工的父亲不同，早在哥哥谢林海出生时，父亲谢高华就已经是杜泽区委书记了，母亲方松卿也曾做过乡党委副书记。谢家5个子女从乡下到城里，既没有优越感，也没有风光过。

父亲更像一个外人，他的职位与家人的实际生活没什么关联。

从战场归来第一次回家探亲，谢新彪心里别提有多激动了。从到军校报到之日起，他就一直盼着这个暑假的到来。回到衢州，跟父母和家人团聚后，他又急着要赶到乡下去探望奶奶。他和那里的一切感情上更亲近。

在部队学会骑自行车的谢新彪，头一回吐着胆子向父亲提出，想借个自行车去乡下看奶奶。没想到，这次父亲竟痛快地答应了。

谢高华是个孝子，听到儿子要去看奶奶，心里当然高兴。看到父亲的秘书推来一辆挺新的自行车，谢新彪乐得嘴都合不拢了，他终于可以穿着军装，很威风地骑上自行车，一阵风似的骑到奶奶家了。

彼时，谢高华是衢州（县级市）市委书记，家里连一辆自行车都没有。直到现在谢新彪都不可思议，“这种事情说出去没人相信，人家会认为是在讲故事，谁能相信县委书记家里没有自行车？！”

对于儿子谢新彪而言，父亲谢高华更像是一个背影，怎么追赶都站不到他面前。那些与父亲有关的家庭往事，既没有催生培育义乌小商品市场宏大，也没有规划建设衢州乌引工程卓绝，却曾在心里系过一连串的“死结”。

非洲有句谚语，“培养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的力量”。改革先锋谢高华的成就，同样离不开家人鲜为人知的付出。谢新彪坦诚而直率的讲述，足以印证记者基于常识的判断，却没料到这一家人的牺牲竟如此令人动容。

本报记者刘荒

世界上最难相处的血缘关系，大概就是父子关系了。从张艺谋电影《千里走单骑》中的雋戏，到朱自清散文《背影》中的橘子，父子沟通远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困难得多。哲学家黑格尔把父子相处之道，看作是两个人精神成长的过程，是相互认知不断迭代升级的过程。

谢新彪与父亲谢高华之间，也有着相似的情感经历。专访谢高华的第二天下午，我们相约见了面。快人快语、行动利落的谢新彪，身上依然透着一股军人特有的气质。若不是自报年龄，很难猜出他已是花甲之年了。

不知是积蓄太久，抑或是聊得投机，此前一直拒绝媒体采访的谢新彪，终于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敞开心扉。

有些话，他原本打算“烂在肚子里”的。“如果可以重新选择，你还会选择他做父亲吗？”采访快结束时，记者问了这样一个问题。

谢新彪沉默了，好像在等待内心深处一个答案。半晌，他才神情凝重地点了点头，却没说话。

对于儿子谢新彪而言，父亲谢高华更像是一个背影，怎么追赶都站不到他面前。那些与父亲有关的家庭往事，既没有催生培育义乌小商品市场宏大，也没有规划建设衢州乌引工程卓绝，却曾在心里系过一连串的“死结”。

非洲有句谚语，“培养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的力量”。改革先锋谢高华的成就，同样离不开家人鲜为人知的付出。谢新彪坦诚而直率的讲述，足以印证记者基于常识的判断，却没料到这一家人的牺牲竟如此令人动容。

这些既不为公众所见，又不被常人理解的“家丑”，一直是谢新彪心头难以触摸的隐痛，也使他更加渴望享受平凡生活所带来的温情和感动。

与那些惊天动地的故事不同，往往在孩子眼中，一个小时会修玩具、长大后能一起奔跑的父亲，才更像一个英雄。

“回农村还不是一样的？”

在谢新彪童年记忆里，父亲的印象遥远而模糊。除了血缘关系外，唯一的联系是逢年过节时，这个瘦高的男人会出现在奶奶家。小新彪总是在奶奶催促下，怯生生地叫他“爸爸”。

与屋里屋外忙碌不停的母亲不同，父亲在奶奶家待的时间更短，也不是每年都回来过年。小新彪只知道父母住在城里，是吃公粮的国家干部。他和哥哥谢林海、妹妹谢芬，早就被送回乡下奶奶家了。

1960年，国家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，中央要求大量精简城市人口。时任衢县杜泽区委书记的谢高华，带头将自己两个年幼的儿子，下放到老家横路乡贺绍溪村。那一年，哥哥林海3岁，弟弟新彪两岁。

大妹谢芬出生时没赶上下放，可也被送回乡下了。他们兄妹三人都是奶奶拉扯大的。多年之后，他们才知道这种连人带户口的下放，对自己一生意味着什么。小兄妹们跟着叔叔、姑姑一起种地干活，彻底融入了农村生活。

记得读小学时，母亲回老家说父亲挨批斗，被关在一个石灰窑里。孩子们跟着妈妈一起去看他。谢新彪回忆，父亲当时戴着一个长帽子，在石灰厂里面干活。本来人就长得瘦，挑在肩上的石灰担子显得格外沉重。

几年后，父亲被解放出来了。他们惦记着进城去看他，可父亲工作忙，连晚饭有时都回不来。孩子们从乡下来回也不方便，坐公交车还得走十几里路。弟弟建彪和小妹谢凤跟父母住在城里，这也让三兄妹羡慕不已。

1976年初，谢新彪从老家参军入伍，结束长达16年的农村生活。时任县委副书记的父亲，已开始主持衢县的全面工作。过去一直帮着奶奶照顾他们的老叔，当年也从部队复员回来了。他当了6年兵，就想回来进城找一份工作。

一天，他找到哥哥谢高华，满怀希望地提出：“老哥，能不能帮我安排个工作？”没想到，哥哥竟有些诧异地问了他一句：“农村还不是一样的？”就为这句话，弟弟至今还生活在农村。

与老叔同期入伍的战友，有的参加工作，吃上了供应粮，有的还提了干，偶尔有战友聚会时，人家不好直说，就明里暗里点化他：哥哥当县委书记，你不找他讨公道，别人咋给你呀？”

说得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也动了心，可转念一想，老哥不会帮忙的，只能安心待在农村了。谢新彪心里为老叔抱不平。感觉父亲这件事做得不近人情。

“当时全县有500多转业兵，我给弟弟安排工作，别人怎么办？”来京参加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的谢高华，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解释说，“弟弟当时有点不通，后来家庭联产承包分了地，现在日子过得也挺好的！”

“父母亲到今天为止我还活着”

参军就意味着保卫国家，谢新彪没想到还真上了战场。39年前，中国西南边陲那场著名的战事，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入伍3年多的谢新彪，主动要求参战。他和连里首批参战的11名战友，一起被充实到前线作战部队。

“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这是军人最基本的义务！”血气方刚的谢新彪，也想做个英雄给父母看。他和战友们把事先写好的遗书，都放进装着个人物品的旅行袋。直到交由后方人员寄回家的一刹那，他才感觉真像出生入死了。

第一场战斗打响时，他心里有点害怕，毕竟没经历过战争的残酷。面对面消灭敌人和流血牺牲，与电影里的感觉完全不同。在战火硝烟中，谢新彪最特别的感受就是想家，尤其想念那个严厉而缺少温情的父亲。

后来他才知道，那个装有遗书的旅行袋，战争结束前是不会寄给家人的。说来也有些蹊跷，妈妈后来曾跟新彪说起，他

件事，他还住了两个月的院。

由于父亲坚决不同意，这个工作岗位最后还是泡汤了。后来有个机会，他被分到了中国银行。因为银行不归父亲管，也算遂了彼此心愿。

提起2016年病逝的哥哥，谢新彪再一次眼眶泛红，悲从中来。兄弟俩从小在农村一起长大，感情非常深厚。哥哥林海从生产队长干起，凭着出色的工作能力，很快就走上了领导岗位。当年父亲担任义乌县委书记期间，他已经是衢州（县级市）的市委常委了。

不过，谢林海仕途并不顺利。后来他又出去读书，一直做到县委副书记。再后来，他就调到深圳一家大型国企了。

前几年，林海曾与弟弟新彪有过一次深谈。新彪问他，在外面拼搏这么多年，现在年龄也大了，这边做生意也不是没有机会，有没有想过回来？

哥哥说，父亲年纪都这么大了，他不是没想过回来。再问就不说话了。

后来林海身患重病，弥留之际问新彪，“我到了什么程度，还能活多长时间？”

“我不敢说，只是说反正到悬崖了，一脚滑下去，也就进深渊了……”新彪回道。

“老爸已经退休了，你回来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影响。”谢新彪犹豫再三，还是问了哥哥：“你不回来是不是跟老爸有关系？”

林海沉默了一会儿，说自己不好回的，回来以后总要做事的。

“老爸在职时不允许，退下来也不会允许的。何必再惹老人家生气呢！”他的话听起来令人感动，更像父子间的相互成全。

“遗憾没有一张全家福”

想起结婚时走着去接新娘，谢新彪就觉得对不起妻子。

他们两家都住在城里，走路20分钟的路程。朴实厚道的新彪没想到那么多，真就走着接回了新娘。现在妻子说起这件事时，他感觉像有个短处被人捏在手里。

谢建彪的爱人章亚玲回忆，她当年嫁到谢家时，比二嫂要好一点，是坐自行车去的。公公谢高华也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。

在谢新彪的印象中，自己结婚时父亲不在家，没有出席他的婚礼。哥哥谢林海结婚时，是他陪着哥哥、嫂子到乡下去的，爸爸也没有露面。大妹谢芬和弟弟建彪的婚礼，他都参加了，同样没有看到父亲的身影。

“那時候父亲忙，见个面都不容易。我们一直想知道，父亲为什么不参加我们的婚礼。结婚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大事，我们只想听到他的祝福，并不要其他的，更没想要什么排场！”谢新彪偶尔想起来仍不能释怀。

“他们谈恋爱，跟我说说就行，一起好好过日子就好了！”谢高华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证实，他只参加过小女儿谢凤的婚礼。谢凤当年曾跟他去义乌，照顾他的生活起居，后来就嫁到义乌了。

虽然在子女婚事上，谢高华看起来有些粗枝大叶，可在与他职权和影响有关的事情上，却一直盯得很紧。不论在职时还是退休后，他都从不含糊。

用谢新彪的话说，他心里有一条红线，谁都不能去触碰。如果违反了，肯定会被他“咔嚓”掉的。所以有些事情，子女们都不敢去碰的。

前些年，国家政策允许民营办加油站，叔叔跟人家合伙办了个加油站，各种手续都合法。老父亲不知道听谁说什么了，把弟弟找回家里，坚决不让他干这个。兄弟俩争执一番，还是被父亲“封杀”掉了。

有的既不违法也不违纪，在别人看来很正常的事情，轮到家里人就不行。只要父亲认为跟他权力影响搭上边儿，挂上钩儿，往往“宁可错杀一千，也不放过一个”。

前几年，新彪的妻子退休在家，无事可做。当时有朋友办了一个驾校，新彪就对妻子说，你可以去驾校帮忙做点事，也不用太辛苦，只拿工资不图奖金，主要就是有个事情可做。

父亲知道了，把新彪叫到家里，逼着把这个工作退掉了。

母亲去世后，父亲几乎整天都在闷头工作，忙个不停，或许也想借此来冲淡内心的悲伤。谢新彪看到父亲衰老的身影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，更加怀念母亲和哥哥了。

每到这种时候，他感到家庭生活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有一张全家福。尤其是母亲和哥哥去世后，更加感到这是一辈子的遗憾。如果有一张全家福，或许就能把过去支离破碎的家庭生活，在记忆中重新拼起来，更加清晰而美好。

说起全家福照片，谢新彪目前所能找到家人最全的照片，还是他当兵的第二年，因为想念父母和家人，就给妈妈写信，要一张全家福的照片。母亲带着四个孩子照了一张相，给新彪寄到了部队。

虽然这个照片里也没有父亲，但已是他所能找到最珍贵的一张照片了。

“终于可以回家好好聊聊了”

谢新彪退休后，跟父亲沟通的时候多起来。虽然仍有一些心结系在那儿，他尝试着说服自己，看能不能把它们一个个解开。他有时候甚至会想，父亲并不是完美的，可他做出那么多造福百姓的事情，家里人做出一丁点牺牲是应该的，也是需要的。

这种想法有时会自己冒出来，在心里头冲撞得很。可一旦坐到父亲面前，他还是感觉说不上来。

父亲原来住的地方，前后楼之间距离较小，一到下午就没太阳了，父亲退休前，整天在外面忙工作，也不太理会这些事情。退休在家里待的时间多了，长时间见不到阳光，就会感到身体不适。

原来和父亲住在一起的老干部，也都陆续换了条件好一些的房子。父亲似乎也有点失落感。为了换个能见到阳光的房子，他跟新彪讲了好几次，从父亲坚强的意志当中，能讲出来这样一个要求，非常不容易。

这也使谢新彪感到一丝宽慰，对与父亲坦诚沟通有了希望。后来，搬到采光条件稍好一些的房子，父亲的感觉比过去好多了。

虽然对父亲一些严苛的做法并不完全认同，谢新彪对父亲的思想仍充满敬意，认为他身上有着巨大的精神财富。“老父亲这么大的年纪了，作为儿子多陪陪他，多聊聊，能从精神上获得我们取之不尽的东西。”他说。

他退下来后，一有时间就想向父亲请教，逐渐学习理解他的智慧。比如，他对工作的执着就是一种韧劲，他在对问题没有做出结论之前，总是深入到最前沿，调查研究，了解第一手资料。

谢新彪开始感觉到，父亲对亲属、子女要求严格，就是不想让家人影响他的思维。改革进取中的父亲也会被他人争议，他这样严谨苛求自己，苛求家人，也有自我保护的东西在里面。为了成为他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，他情愿把家里的其他东西都牺牲掉。

他还想起父亲曾告诉他，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情况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最重要，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，根据当时的情况做出判断，做出决定。做不出决定的时候，时机就过去了。所谓时机问题，就是现在讲的机遇。

“写到这里，突然想起一个感人的电视节目片断：童话作家郑渊洁的父亲问儿子，你的《童话大王》能写到什么时候？郑渊洁回答说，父母只要在，就一直写下去。父亲则鼓励他：只要你一直写下去，我和你妈就一直活下去……”

其实，人生就在这短短几十年，有些话没说出来会后悔一辈子的。父子之间只有把深藏的爱意表达出来，一定会有相互的欣赏与认同。

在谢高华的高光时刻，这样的“家丑”更应该被社会知道，为人们记住。不把这一切写出来，我没有办法跟自己交代。

“只要我管的地方你就不能去”

55周岁那年，谢新彪提前退休了。他多想给自己一点时间感受生活。

此前，他曾是中国银行衢州分行副行长。后来赶上银行改制上市，自己任期届满，他又不想异地交任职，最终选择了离开银行系统。

早年从南京军校毕业后，他被分配到驻守杭州的中央警卫连，也就是当年非常著名的“8341”部队。转隶武警部队后，谢新彪划归杭州警备区，后来又调到衢州军分区。

1988年转业时，他已有12年军龄。当时与父亲家住对门的市委书记，还兼任军分区的第一书记。听说谢新彪要转业，就问到他到地方工作有什么想法。新彪腼腆地说，一切都听组织的，安排什么就干什么。

在军分区欢送会上，分区领导又问过他一次，他只是说如果有条件，还是像在分区机关一样，做点具体工作就行。没过多久，谢新彪接到通知，自己被安置到市委组织部工作。

“我是常委，又是常务副市长，你到市委组织部工作不合适。”没想到，父亲知道后坚决不同意。“这个工作又不是我自己找的，我服从组织安排！”一想到自己已经到了而立之年，人生最好的青春都献给部队了，谢新彪就不软不硬地顶了一句。

“只要我管的地方你就不能去！”父亲的火也更大。他还没见过父亲发这么大的火。“衢州好多地方你都管得到，那就没有容得下我的地方啦！”父子两人争吵起来，谢新彪一气之下关上了门。因为这